

当你望向海伦
的时候，海伦
也在望向你。

01

海伦的图像与故事型

02

海伦与其他女性型

01

海伦的图像与故事型



海伦是谁？

宙斯的私生女、

古希腊斯巴达王国的公主、

神话设定中那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她非常不真实。

雅典大口径陶罐，描绘了墨涅拉俄斯打算杀死海伦，但看到她的美貌后却放下了剑的场景。

公元前 450-440 年



斯巴达的海伦登上前往
特洛伊的船，庞贝壁画



墨涅拉俄斯在特洛伊俘获海伦

海伦和墨涅拉俄斯



最广为人知的传说是，海伦是在希腊众神之王宙斯引诱斯巴达国王廷达瑞俄斯的妻子勒达之后出生的。为了引诱勒达，宙斯化身为天鹅；当一只鹰开始追赶他时，他飞向勒达寻求庇护。然后他与勒达同寝——仍然是天鹅的形态！——然后离开，留下斯巴达王后怀有身孕。

从这里开始，故事变得更加奇怪。在与宙斯同寝之后，勒达也与她的丈夫廷达瑞俄斯同寝，并怀了他的孩子。到了分娩的时候，勒达产下了一个蛋（有些传说是两个），从蛋里不仅生出了海伦，还生下了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卡斯托和波吕丢刻斯。大多数资料都认为海伦和波吕丢刻斯是宙斯的孩子，而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和卡斯托是廷达瑞俄斯的孩子。

在另一个传说中，海伦不是宙斯和勒达的女儿，而是宙斯和涅墨西斯的女儿。涅墨西斯通常被描述为原始神灵尼克斯的女儿，涅墨西斯是报应的神圣化身。为了逃避宙斯的追求，涅墨西斯将自己变成了各种动物，其中最后一只动物是一只鹅；宙斯则将自己变成了一只鹅或一只天鹅（有不同的版本）并强奸了她。涅墨西斯随后怀孕并产下一颗蛋，这颗蛋落入了勒达的手中。当海伦从蛋中孵化出来时，勒达和廷达瑞俄斯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一样抚养。

Leda
and
the
Swan
1505-1510



在西方绘画中，海伦前往特洛伊的旅程通常被描绘成一场强行绑架。这幅画就是这一传统的代表作。



The Rape of Helen
1530-15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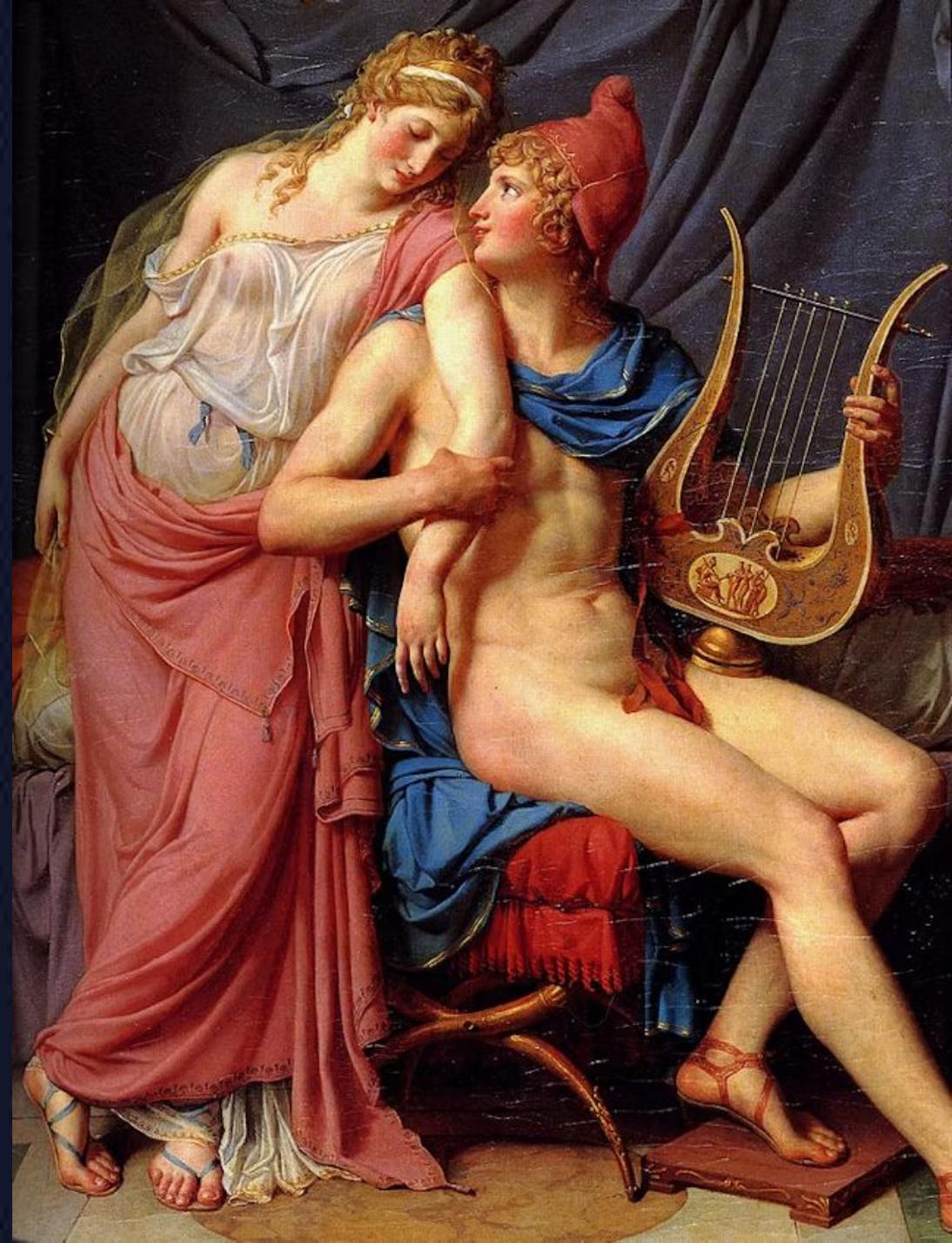
海伦作为墨涅拉俄斯的妻子生活了一段时间后，英俊的帕里斯来到斯巴达执行外交使命。帕里斯是特洛伊的王子，特洛伊是赫勒斯滂海峡(亚洲和欧洲之间的狭窄海峡)旁的一座富饶的城市，位于现代土耳其的西北海岸。

启程之前，帕里斯受命评判三位强大女神之间的选美比赛：赫拉、雅典娜和阿佛罗狄忒。比赛的获胜者将获得一个金苹果，上面刻着“最美丽的人”。每位女神都试图贿赂帕里斯，但阿佛罗狄忒的贿赂赢得了他的心：她承诺，如果帕里斯选中她，她将赐予他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海伦的爱。于是帕里斯把金苹果给了阿佛罗狄忒，然后去斯巴达领取奖赏。

在最广为人知的神话来源中，海伦自愿跟随帕里斯，被他的魅力和英俊外表所征服。然而，根据一些作者的说法，帕里斯强奸了海伦，并违背她的意愿把她带到了特洛伊。其他古代资料对于她是自愿离开还是被强行带走含糊其辞。

Helen and Paris

1788



海伦最著名的称号是“特洛伊的海伦”，但她也是“斯巴达的海伦”；毕竟，斯巴达是她的出生地，在与帕里斯逃往特洛伊之前，她在那里作为女王统治了很多年。海伦还有许多绰号——多得足以写一本书来描述它们。她最常见的绰号之一是 Argeiē (“阿尔戈斯”)，指的是她的出生地，即伯罗奔尼撒半岛城市阿尔戈斯附近。其他绰号，如 kourē Dios 和 Dios ekgegauia (“宙斯之女”)，则指的是她的神性血统。最后，海伦还有很多形容她美貌的绰号，包括 leukōlenos (“白臂”)、dia (“才华横溢”) 或 dia gynaikōn (“才华横溢的女人”)、ēukomos 或 kallikomōs (“金发”) 和 kalliparēios (“白脸蛋”)。

Helen of Troy

1863



海伦的标志性特征是她的美貌。她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只要看一眼海伦，男人就会失去理智。古代文献经常以敬畏的语气提及海伦的美貌，但很少用任何俗套的绰号来形容她（“金发碧眼”、“面色红润”等）。但也有一些例外。例如，弗里吉亚的达雷斯在公元前六世纪的一篇散文作品中，声称自己目睹了特洛伊的陷落，他对海伦的外表和性格是这样评价的：

她美丽、纯真、迷人。她的腿最漂亮，她的嘴最可爱。她的眉毛之间有一颗美人痣。

然而，在大多数资料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海伦的容貌。例如，在一种传说中，当特洛伊最终沦陷时，墨涅拉俄斯已经准备好杀死他通奸的妻子；但只要瞥一眼她，他就足以放下武器，把她带回家，重新做他的妻子，让过去的事成为过去。

Helen of Troy 1867



海伦凝视着一面装饰着裸体阿佛罗狄忒的镜子，赞赏地展示着自己的一缕头发。

除了外表，海伦还有着强大而矛盾的个性。在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这两部作品是现存最早描绘海伦人物的文献。在这两部作品中，海伦具有惊人的自我意识，甚至自嘲，她对与帕里斯一起出海表示遗憾，称自己为“狗”。另一方面，荷马笔下的海伦也狡猾而善于操纵，比如当她试图诱骗特洛伊木马里的希腊人向特洛伊人暴露自己时。

Helen of Troy

1898



阿伽门农和墨涅拉俄斯在远征之初遭遇了无数挫折，包括一些不愿参加的希腊人(其中包括著名英雄阿喀琉斯)、在密西亚(特洛伊南部)意外登陆以及灾难性的风暴。有一次，阿伽门农激怒了女神阿尔忒弥斯，被迫牺牲了自己的女儿伊菲革涅亚(在一些传说中，她实际上是海伦和忒修斯的女儿;见上文)来安抚她。只有在这次牺牲之后，希腊人才能航行到特洛伊。

当庞大的希腊军队终于在特洛伊登陆时，他们首先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特洛伊，其中包括海伦的丈夫墨涅拉俄斯和狡猾的奥德修斯等人，要求归还海伦。当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坚决拒绝时，特洛伊战争终于爆发了。

战争持续了十年，第九年，墨涅拉俄斯和帕里斯同意一决胜负，但墨涅拉俄斯获胜后，阿佛罗狄忒救了帕里斯一命，战争就这样继续下去。不久之后，帕里斯被菲罗克忒忒斯用赫拉克勒斯曾经拥有的毒箭射死。然而特洛伊人仍不肯将海伦归还给墨涅拉俄斯，而是将海伦送给了帕里斯的兄弟得伊福玻斯为妻。

Helen On The Walls Of Troy 1865



宙克西斯 (Zeuxis), 约活动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赫拉克勒斯城 (意大利) 的画师之一。海伦经常出现在古代艺术中。许多瓶画都把她描绘成一位迷人、身材匀称的年轻女子。然而, 她著名的美貌却很难捕捉:

据说公元前五世纪的画家宙克西斯想描绘海伦, 但找不到一个足够漂亮的模特。他通过结合五个不同女人的优点解决了这个问题。

**Zeuxis choosing
his models
1858**



GODDESS
PRINCESS
WHORE

特洛伊的
海伦
女神、
公主与荡妇

HELEN
OF
TROY
BETTANY
HUGHES

从古至今少数盛名不衰的女性之一，男性集体想象中美、性与死亡之化身，西方文明永恒欲望的象征



[英] 贝塔妮·休斯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曾小楚 译

BETTANY
HUG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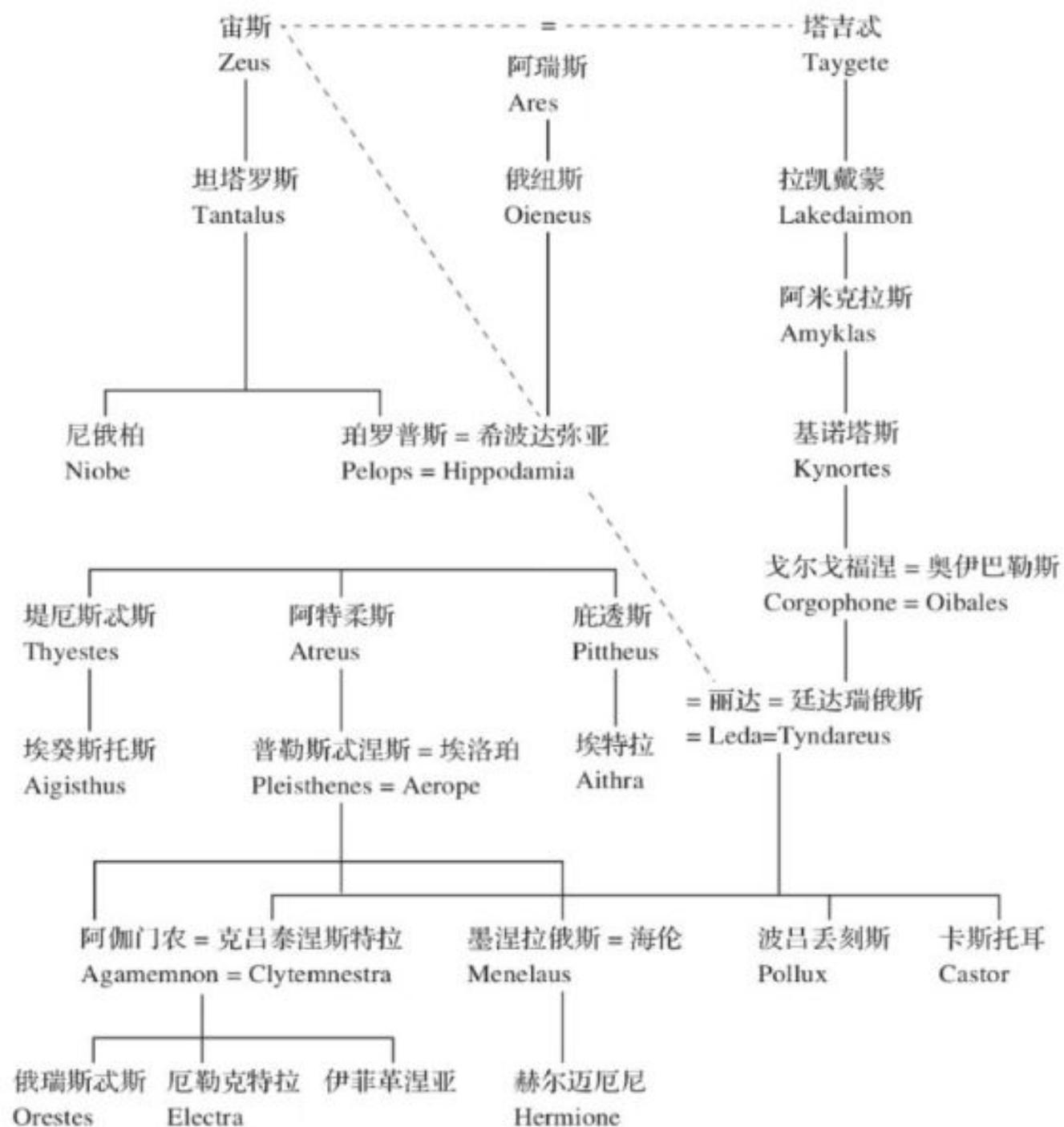
'A GENUINELY EXCITING HISTORICAL NARRATIVE'
SUNDAY TELEGRAPH



HELEN
OF TROY

GODDESS, PRINCESS, WHORE





引言

寻找那个女人

每个案件都有一个女人；每一次他们提交报告，我都会说：“寻找那个女人。”

——大仲马《巴黎的莫西干人》(*Les Mohicans de Paris*), 2—3

在伯罗奔尼撒半岛(Peloponnese)的中部，斯巴达的中央，有一个种满棕榈树和玫瑰花的小广场。从小广场横穿一条裂纹纵横的铺路石，有一个古怪的喷泉，喷泉后面便是斯巴达博物馆(Sparta Museum)。这座建筑是希腊和美国于19世纪合资建造的，如今已不复往日辉煌，兴建之初的油漆应该是赭黄色的，现在已经斑驳脱落，变成了奶黄色。博物馆入口两侧摆放着一些古典

雕塑，没有脑袋，许多也没有胳膊，都很安静和古旧。博物馆里有少量希腊史前、古风 and 古典时代的器物：每一件都很特殊和珍贵，然而旁边的描述性文字却少之又少，而且写得相当没劲：“可能是公元前6世纪的器物”或“塞拉普涅(Therapne)出土，被认为是献给女神的祭品”。^①每一次去那里，保安都挤在后面的一间屋子里看希腊购物频道，于是整个博物馆都是我一个人的。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向一块半米高的石灰石致意。这块大石头有2500年的历史，边缘刻有蛇纹，占据了博物馆里的一个房间。它的前后两面都刻着虽已风化却引人遐想的场景，其中一面刻的是一名武士温柔地搂着一个年轻女孩，另一面刻的是这名武士身体前冲，持剑刺向这个女人的喉咙，准备杀死她。但是由于女人转过头来，看着这个男人，在

她的美貌的影响下，他的袭击变成了拥抱。^②这个男人就是斯巴达的国王墨涅拉俄斯，那个女人则是他的王后——特洛伊的海伦。

海伦，几千年来一直都是美貌的象征，她同样也提醒着人们，美貌有着多么可怕的威力，“她的美貌使希腊人武装起来/并驱使着一千艘船前往忒涅多斯(Tenedos)”。^③她有两场婚姻，先是嫁给希腊国王墨涅拉俄斯，后来又跟特洛伊王子私奔，由此被认为挑起了东西方之间的永恒冲突。根据现存最古老的古希腊文字记载，她是宙斯为了解决地球上的多余人口而安放到人间的^④：“有一支像神一样的英雄种族……无情的战争和可怕的战斗摧毁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为了有一头浓密秀发的海伦，他们的船一艘艘地驶过大海湾，来到特洛伊。”^⑤在将近3000年的时间里，海伦

都被认为是一名绝妙的毁灭使者。

从西方人开始写作起，他们就把海伦作为书写的对象。公元前700年左右出生的赫西俄德(Hesiod)是历史上最早的有姓名的作者之一，也是第一个记录她的“盛名遍布世界”的人；诗人萨福(Sappho)形容“她的美貌举世无双”。^⑥这个形容长盛不衰，在今天的人们心中，海伦仍是如此。《新科学家》(New Scientist)杂志曾讨论如何量化美貌，有人提议应当将度量衡设定为“1毫海伦”(millihelen)。^⑦在得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市(El Paso)有一家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企业：特洛伊的海伦有限公司(Helen of Troy Ltd)，其美容产品正从这座金属包裹的现代主义总部大楼销往全世界。这家公司的网站标语是：“特洛伊的海伦，让你看上去更美，感觉更梦幻。”海伦依然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依然是

人们心目中完美身体的黄金标准。

距离英格兰南部海岸伯恩茅斯(Bournemouth)码头的棉花糖店以及令人愉快的木偶戏表演(Punch and Judy)一箭之遥，沿着一条微风吹拂的山崖小径走上去，可以看到一座维多利亚时代的豪华别墅，别墅内是罗素-科特斯(Russell-Cotes)收藏的艺术珍品。里面有一幅1885年埃德温·朗(Edwin Long)画的油画，题目是《被选中的五人》(*The Chosen Five*)。画的背景是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工作室。一个中年男人面对着5个华丽的女子：一个是金发女郎；一个全身一丝不挂，脖子上戴着一条项链，一头浓密的红发用金环箍了起来；一个深褐色头发的女子背对着我们，长袍半脱，垂在臀部上；一个有着罗马风格的漂亮女孩正俯身在桌上下跳棋；第

五个女孩的肤色比其他人都要深，她全身赤裸，怀抱里拉琴，一张豹皮地毯铺在大腿下方。她们身躯优美，却一脸漠然。男性画家饥渴地凝视着眼前这些女人，但她们却没有一人看向他。

这幅画讲述了公元前5世纪的大画家宙克西斯(Zeuxis)的故事。他非常受顾客的欢迎，尤其是在大希腊地区。^①宙克西斯受托为西西里阿格里根顿(Agrigentum)的赫拉神庙绘制一幅特洛伊的海伦的画像，他认为，只有当地提供5名最漂亮的女子作为模特，他才有可能完成这一任务——5人的美貌加起来庶几可以和海伦相比拟。选拔赛在市镇体育馆进行。宙克西斯看完年轻男子的训练之后，要求会见他们中最英俊的几个人的姐妹。消息传开后，这些英俊男孩的漂亮姐妹们排起了长队。埃德温·朗创作的另一幅画《寻找美人》(*The Search*





引言

for Beauty)描绘了接下来发生的事。那场面可真够撩人的。宙克西斯正在“面试”他的模特，几十个女人围着他；许多人开始脱衣服；一个女人正拔出发簪，好让一头蓝黑色的头发披下来。这些女孩必须肉眼可见的完美，如果她们想成为第二个海伦的话，每个细节都不能有瑕疵。^注宙克西斯热切地审视着她们，沉醉于手头的工作。

在英吉利海峡的对面，巴黎卢浮宫的二楼，还有一幅关于宙克西斯的画，他正试图描绘另一个海伦。^注这幅18世纪油画的尺寸完全配得上它周围的环境：这幅画规模庞大，4米宽，3.3米高。画上也画了五个热情洋溢的少女，同样个个都是尤物。一个头上系着蓝色丝带，脖子上戴着珍珠项链的金发女孩全身赤裸着，唯一能表现其庄重的是一块轻薄的遮羞布——一名老妪用手拨弄着女

神灵为我们设置了不幸的命运，

我们将世代代

成为歌手演唱的主题。

——海伦，节选自荷马《伊利亚特》^①

虽然人们一直都记得海伦的美貌，但她可不是只有漂亮的脸蛋这么简单。她还象征着某种强大、复杂而又迷人的东西，以致成了古代最优秀的作家创作的那部伟大史诗中的关键人物。公元前8世纪初古希腊字母表被发明出来之后，^②仅仅几代人之后，一部长达15693行的史诗《伊利亚特》就诞生了。^③又过了大约30年，《奥德赛》(Odyssey)面世了。荷马用超过20万字的古希腊文告诉人们，海伦这样的女人可以让男人做什么。荷马给西方带来了最早也最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他让海伦以一

个令人着迷和不安的偶像的方式广为流传。

荷马的诗歌时而咆哮，时而窃窃私语。他讲述激情和复仇、责任和不忠、死亡和爱情，他笔下的人物披着狼皮和豹皮活动：他们和我们一样思考，衣着则和野蛮人差不多。《伊利亚特》描写了希腊的亚加亚人以及特洛伊人为争夺海伦而一决胜负的故事，对这本书最基本的解读是，它讲述了一个男孩遇见女孩，女孩又遇见另一个男孩，从而导致了后续所有纷争；对这本书最复杂的解读是，它探讨了神与人、女人与男人、性与暴力、责任与欲望、欢乐与死亡之间的关系。它责问：为什么人类会选择那些明显通往毁灭的道路，为什么我们会渴望得到自己没有的东西？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面世标志着西方的人们首次意识到个人道德的

观念正经受考验。海伦是这一拷问的关键，因为她本身就是个难解之谜。作为一名美得炫目且感情上并不诚实的王后、一枝引发数十年灾难的出墙红杏，她却完好无损地活了下来。她是神秘的混合体，兼有固执和敏感、智慧和本能、脆弱和强大。在她出生的年代，善恶的界限并不分明，因此她两者兼具。她拥有完美的肉体，然而这完美的肉体却酿成了灾难。她无疑充满危险，但男人们依然忍不住爱上她。她是作为一个不甘心只当花瓶的女性被载入史册的。

公元前8世纪荷马创作《伊利亚特》时，人们对社会的构成和运作方式没有任何先入之见。一切都是一场实验。地中海东部地区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实验室。在荷马生前及他死后的300年里，希腊人做了各种各样的冒险尝试：僭主政治、民主政治、极权主义

训练营、原始共产主义乌托邦。一切都可能发生变化，但有一样重要的东西却一直保持不变：所有这些实验的成果都要和史诗作者（尤其是荷马）描绘的那个久远时代做比较。那个星光熠熠的时代被人们称为“英雄时代”(the Age of Heros)，^④而那个英雄时代唯一一名重要的女性便是斯巴达王后“美丽的海伦”(Leda Eleni)。海伦的故事就这样成了古典世界用以评判自我的标准。

青铜时代那些久已逝去的英雄（和女英雄）被想象为思想、身体和精神上的巨人。恐龙骨头在古希腊和罗马时期被吹嘘为居住在史前时代的超人遗骸。^⑤青铜时代的要塞遗址上残存的巨大石块被形容为“库克洛比安”(Cyclopean)，因为人们猜测只有巨人，例如独眼巨人库克洛佩斯，才搬得动它们。^⑥奥林匹亚有一块巨大的肩胛骨被安放在一座特制

的神龛中供人们景仰，人们认为它属于赫拉克勒斯的曾孙珀罗普斯。^注所有这些都明确证明，古希腊英雄都是些受人尊敬的人。从他们那巨大的生命中，可以找到作为人类意味着什么的终极表达。^注

荷马的文字^注与信仰多神教的希腊人整体的正统观念非常接近，因此他的思想便成了他们的思想。对于古人来说，诗人的作品就是正典。《伊利亚特》在许多地方有着和圣经文一样的影响力。萨福、柏拉图、埃斯库罗斯(Aeschylus)、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和亚里士多德继续探讨着海伦涉及的主题。这场发生在特洛伊的冲突代表了所有战争的开始，而不是结束。荷马笔下的海伦成了女性及其缠绵的拥抱所带来的危害之典范。

然而荷马刻画的海伦并不完整。《伊利

亚特》和《奥德赛》只描写了海伦的一部分故事，这两部史诗只涵盖了丰富多彩的一生中很短的一段时期（《伊利亚特》只写了51天里发生的事）。荷马在《伊利亚特》的第2卷中第一次提到海伦时，并没有介绍她是谁，因为作者认为读者对海伦多姿多彩的故事背景已经非常熟悉。虽然海伦的存在贯穿于整部史诗，作为令人憎恨的开战缘由而无处不在，但还有很多关于她的事荷马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从花瓶画和戏剧、诗歌以及哲学辩论中的故事片段里了解到，古人对海伦离奇一生的其他细节了如指掌。

其他的史诗会接着把荷马没有讲完的故事讲下去。这些史诗大多在很久以前就已失传，或者散落四方；我们能零星地拼凑起其中的一些，其他的则只剩下名字，例如《小伊利亚特》(Lit-

tle Iliad)、《伊利昂的陷落》^注(Sack of Ilium)、《返乡》(Homecomings)和《塞普利亚》(Cypria)。^注《塞普利亚》对海伦的描写特别多，这组诗歌是在荷马死后不久创作出来的。^注它最初是描写从创世纪到英雄时代结束的“史诗集成”(Epic Cycle)的一部分，而且似乎把焦点放在了海伦早年的生活上。这些断断续续的残片如今成了我们追寻海伦传奇一生的最佳材料。

本书将按照荷马的方式讲述海伦一生的遭遇。我还会研究其他那些不太为人所知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学所提供的证据，以此拼凑出海伦从胎儿时期一直到死亡为止的人生历程。我会追寻海伦形象的演变过程——一个生活在青铜时代晚期的人、一股精神力量和一个象征着无与伦比的美貌与色情之爱的偶像——跟随

她的足迹走过地中海东部。

我的旅程将是一次身体之旅和时间之旅。海伦在《伊利亚特》中哀叹：神灵给她下了恶毒的诅咒，使她“世世代代成为歌谣传唱的主题”，这句话可谓是未卜先知。海伦竟然会被人们传唱！在那个女人通常被剔出历史的年代，海伦却被写进了史册。她是少数几个从古至今声名长盛不衰的女性人物之一。^注

罗马人声称他们的城市是参加过特洛伊战争的老兵埃涅阿斯的后代所建，因此特洛伊的故事是罗马传统的核心。罗马暴君尼禄(Nero)重新装修他那座富丽堂皇的“金宫”(Golden House)时，其精心制作的壁画讲述的就是特洛伊战争的故事；罗马城发生大火时，尼禄正在弹琴作乐，据说他唱的就是特洛伊陷落的故事。^注即使在罗马陷落之后，全欧洲的统治家族也争相证明自己是罗马帝国的

控制的物质文明。

线形文字B主要用于行政系统。在最新出土的泥板中，很少有立刻被认出是文明内在声音的东西，（大多数）都是些不自觉的历史记录。^注这是一个没有把文字用于抒发感情的文明。要等到公元前800年之后的荷马时代，文字再次出现时它才会被用于这类目的。海伦生活的时代，即公元前13世纪的希腊，依然处于史前时期。

然而海伦却是两个文明的故事：希腊文明和特洛伊文明。从“另外”一侧得到的书面资料更加完整。海伦的特洛伊情人帕里斯占领了特洛伊阿德(Troad)的领土，这是一片海岸缓冲区，位于现今的土耳其境内，在史前时期是伟大的赫梯帝国(Hittite Empire)所统治的安纳托利亚大陆的边缘。20世纪初，考古学家在土耳其中部发掘出了一批赫梯文稿：

外交协定、用于仪式的刻写板、王室传记、贸易和冲突的记录。从那以后发现了数以万计的铭文。它们有些刻在边远山口的岩石上，其余的正不断从地下挖出来。许多残片自100年前出土之日起，就一直躺在博物馆的库房里，没有被破译出来。至今仍有大约7000块残片没有公布，原因仅仅是没有足够的赫梯学者或研究经费来做这件事。^注这些赫梯文字为特洛伊的故事提供了一个东方视角，而这一视角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如果要把海伦同时看成一个真正的女人和一个抽象的偶像，并在青铜时代的背景下进行研究，那么这些资料将成为关键的证据。

从有记录以来，人类就相信海伦。相信她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也是美貌、女人、性感和危险的原型。在研究海伦

的过程中，我不仅关注她现在意味着什么，还关注她对以前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将研究人们是怎么运用海伦这个人物的，努力想象古代乃至更久之前的人——当他们走过她的神庙时，当他们看着崇拜海伦的女祭司验视血淋淋的肠子来推断海伦的旨意时，当他们在罗马的墙壁上乱刻有关她的猥亵文字时，当他们听到政治家和哲学家在雄辩中提到她时，当他们用她的形象装点自己的宫殿和庙宇时——是如何体会她的。

仰慕海伦的人（和诋毁她的人）非常多。奥维德(Ovid)的《拟情书》(Heroides)一书收录有海伦和帕里斯的往来信件，中世纪的修女们曾认真研读这些凭空想象出来的情书，当这些诗被偷偷带到男人手里，甚至在修道院的女孩之间传播时，她们也磨炼了自己用文学调情的技巧。^注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

皇，他们全都正赶往综艺剧院(Théâtre de Variétés)观看奥芬巴赫(Jacques Offenbach)那部轰动一时的轻歌剧《美丽的海伦》(La Belle Hélène)。^注

19世纪那些浪漫的绘画作品把海伦描绘成一个穿着半透明衣服，有着一头金发的、丰满的希腊古典美女，这明显是犯了以今揆古的错误。许多妓女发现自己从街头走进了油画里，成了不朽的“可爱的海伦娜”(Sweet Helena)。这名斯巴达王后催生了20世纪最优美与最丑陋的诗歌。现在互联网上有些网站称她为强大的白人女巫，还有一些网站则称赞她为第一个有记载的女性楷模。海伦激发了真正意义上的思考——把一面镜子举到她那张瞬息万变的面孔前，看看能从镜中窥见什么样的世界。

女神、公主、荡妇

把女神变成女巫、把处女变成荡妇都毫无技巧可言，但是如果倒过来，要把被人鄙视的变得有尊严，把堕落的变得受人欢迎，那就需要技巧或者性格了。

——歌德（出自其死后整理的遗作）^①

历史上的海伦让人感到既困惑又着迷，对她的含糊态度可以追溯至近3000年前。人们难以将她归类，这是有充分理由的；若我们对海伦进行跨时代的追踪，会发现3种完全不同，但是却交织在一起的伪装。当我们谈论她时，实际上我们是在说一个三位一体的人。

最为人熟知的海伦，是史诗里那个明艳照人的王室美女，尤其是荷马笔下的海伦：一个有着神圣父亲的斯巴达公主，希腊的英雄们为她争得死去活来，后来被富有的墨涅拉俄斯揽入怀中。在爱情女神阿佛罗狄忒的引诱下，这名王后趁

丈夫出国之机和特洛伊王子上了床。出身高贵、顽固任性的她抛弃了希腊人，渡过爱琴海，然后长期滞留于特洛伊，成为周围所有人憎恶的对象。流落异乡的她目睹了英雄豪杰们因为自己而遭受的痛苦：健步如飞的阿喀琉斯、红头发的墨涅拉俄斯、机智的奥德修斯、人王阿伽门农；当然还有东方阵营的那些小伙子们——驯马的赫克托耳、宏伟城堡的主人普里阿摩斯，以及有着一头闪亮秀发的情人帕里斯。

这就是那个惹人嫉恨的海伦，她在特洛伊木马旁边走来走去，模仿希腊人妻子的声音，希望以此让昔日的同胞离开这个马形攻城工具。在特洛伊过了10年悲伤、辛苦和不忠的日子之后，这个荡妇依旧很有魅力，连她那被戴了绿帽的丈夫墨涅拉俄斯也不忍心杀死她。就在帕里斯的尸体在特洛伊平原燃烧时，这个

谜一样的人回到了斯巴达，回到了被她抛弃的女儿身边，回到了冰冷已久的床榻上。这个虽有缺陷却异常高贵的生物表明，女性的美貌既令人垂涎，又令人畏惧。

然而海伦并不只是希腊史诗中精心描绘的一个人物，并不只是文学意义上的“性感女神”。她还是一个半神和女英雄，崇拜并供奉她的神庙遍布整个地中海东部。她被认为是这一地区精神世界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男人和女人都希望能得到她的世俗力量的帮助。斯巴达的年轻少女向她祈祷；在埃及，她有照顾新娘和老妇人的义务；在伊特鲁里亚（Etruscan），她半裸的形象被刻在贵妇人的骨灰瓮上——这是一件陪伴死者进入来世的贵重物品。^②一些学者认为作为凡人的海伦从未存在过，她仅仅是一个有着人类脸孔的古代自然女神，一个

成熟的女神，一个泛希腊地区的植物和丰产女神。一股可以带来生死的原始力量。

所以，海伦是“无耻的荡妇”^③，是“毫无节操的婊子”^④，是“嫁了3个丈夫，却只生女孩的爱琴海婊子”^⑤，是“妓女”^⑥，是令男人无法抗拒的性感尤物。海伦是画里梦幻般的金发女子，被经文疯狂谴责却又被挂在欧洲美术馆墙上，是色情的“eidolon”（这个希腊词的含义是幽灵、幻象或观念），是一个让人既渴求又鄙视的美女和性感偶像。^⑦

我相信这3个化身——公主、女神和荡妇——全都源于青铜时代一个名为海伦的人。特洛伊的海伦的原型是一名富有的斯巴达王后，她生活于公元前13世纪的希腊大陆。这个女人晚上睡觉白天醒

来，是个有血有肉的理想人物，一个要负责“*orgia*”（指神秘的丰产仪式）的贵族。这个女人神圣、尊贵和强大，俨然如神灵一般。千百年来，这个凡人已经被夸大了。

因为海伦是这样一个迷人的幻影，因为她所到之处人人均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人们很难看到那些走过青铜时代地中海东部宫殿的女人们。然而正在进行的考古和历史研究却表明，这些女人非常重要：那些有文字的泥板断断续续地告诉我们，贵族妇女被用作外交交易的筹码，被作为高价商品在国与国之间流通，她们是青铜时代的“黑郁金香”。从时代的背景考虑，历史上完全可能有海伦这个人。

青铜时代末期，希腊和安纳托利亚之间的关系复杂、敏感而又紧张。两边的权贵娶对方的女人，争夺对方的领土，

同时又在贸易中互相合作。潜水者在土耳其水域发现了适于航海的青铜时代船只，上面满载着贵重物品，它们是在希腊大陆和小亚细亚之间航行时沉入海底的。官方的信件在爱琴海上穿梭，从一位大首领手中送到另一位大首领手中，信中可以满是谄媚的话，也可以是毫不掩饰的怒火。在特洛伊的城墙发现了用作武器的成堆石块。而海伦和帕里斯所代表的文明——（以希腊大陆为基础的）迈锡尼文明和（控制着土耳其和中东的大部分地区）赫梯文明，以及它们的盟友，例如特洛伊——在公元前13世纪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和混乱中迅速崩溃。有什么东西或什么人让这些正值鼎盛之际的巨人倒下了。

一块块碎片正慢慢地被拼到一起。随着越来越多青铜时代的文字被翻译出来，越来越多的物质文化在考古挖掘中被重

新发现，荷马那部描写希腊人^①和特洛伊人战争的史诗显得与事实越来越近，海伦的故事也越来越真实。尽管特洛伊的考古发掘至今没有发现赫克托耳被毁的尸体，也没有发现那个脚后跟被箭射穿的神一样的英雄阿喀琉斯的遗骸，也没有发现无氧状态下被奇迹般保存下来的大木马的距毛。他们可能永远也不会发现这些，但他们为我们展示了一座被大火烧毁的城市，和一个内核受到剧烈震动的文明。赫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都很强大，可在特洛伊战争之后不到100年，它们却都消失了。^②海伦是属于全人类的，但她的故事正被证明越来越符合青铜时代晚期的社会环境。

一个警告：到目前为止，尚未找到任何公元前13世纪斯巴达王后的遗骸。只有当我们在斯巴达本地发现一处青铜时代晚期的墓葬，里面有一具骨骼，借助

其未被污染的DNA可以确定这是一具女尸，女尸的旁边躺着一名希腊国王，两具尸体都佩戴着特洛伊黄金，周围的献词用青铜时代的文字写着“*eleni*”——只有这时我们才能肯定地说，我们找到了海伦。为这个结果而做的等待，几乎可以肯定将永无止境。

史前时代是一块充满了如果、但是与可能的时间之地，这里直到150年前还一直被静静地埋在地下。然而那里的人却构想出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促成了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史诗作品的诞生。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现在我们有责任找到它的源头。

如果海伦是一件精心创作出来的作品，那她也是最先由史前时代的人创造出来的；如果她是一名自然女神，那么对她的崇拜从史前就开始了；如果她是一个真实的人，那么她会和史前时代

的公主一样生活和恋爱。为了理解这3个海伦，我们必须进入她生活的史前世界——一个别样、富饶而又奇异的世界。

 8


 2

尾声 神话、史书和历史

我的名字可以出现在许多地方：我的人只能出现在一个地方。

——欧里庇得斯，《海伦》^注

在本书的序言部分，我已经清楚地说明这是一部历史——一张由探究、观察、分析和神话组成的网。我希望这是个有效的方法：海伦本人是个由故事和历史累积起来的聚合物。我的资料来源有4种：考古、地形、历史和神话。我将它们结合起来，同时通过游览青铜时代妇女生活过的地方，像古人所做的那样感受远古时代的海伦，探讨受人顶礼膜拜的海伦、舞台上的海伦、艺术作品和政治旋涡中的海伦，通过这些方法来尝试了解真正的海伦。

故事的基础是荷马提供的，而后的灵

感则相应地来源于神话故事。^注荷马并非生活在特洛伊战争的年代；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对海伦的所有描写都是他想象出来的。海伦至少在荷马出生前500年就死了，他的故事是对古老记忆和古老神话的新演绎。¹¹荷马创作于一个激烈动荡的年代。他生活的时代恰逢欧洲文学发展的断裂期：他在成长时掌握了创作口头诗歌的古老技巧，长大后拥有了新的读写技术。^注我的目的不是简单地验证或者驳斥这些史诗的历史真实性。逐字查明每个神话是否确有其事是一件有趣却复杂的工程。神话和历史都是很容易受到影响的作品，一方的文字和形象经过塑造后，可以影响和左右另一方。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让神话和现实两相对照，而是想知道为什么这两者可以快乐地共存，为什么一些角色在两个领域均生活得游刃有余。当施里曼去寻找荷马伟大的战争故事时，所有人都在

笑他，但他后来发现了特洛伊，从那以后，世人在嘲笑他人之前总是得三思，再三思。

关于“神话”的含义，值得我们了解得更详细一点。对古希腊人来说，神话(*muthoi*)并不是一个异想天开的独特的文学体裁。我们喜欢这么看待它们，但是大部分的希腊神话均来源于地中海地区的真实信仰、真实历史和真实的生活体验。在文字出现之前的那个世界里，“神话”，即口头传统，含义是“口头传递的信息”，是信息共享的一种重要方式。^注

另一方面，那些贩卖神话的吟游诗人的目的，则是让自己的观众听得入迷，同时传播社会和政治信息，探索人类在世间的位罝，以及分析人类的境况。海伦遇到了荷马这名最出色的传记作者，一个描写人性中的急迫和喜悦的人，一个

告诉我们各种程度的真相的人。有了这样一个文字记载的开端，随着时间的流逝，海伦的传记注定将变得和现代偶像的传记一样畅销——一种由头条新闻、强烈的视觉图像和平凡生活组成的令人兴奋的混合物。她一直是，而且将永远是票房大卖的保证。她可能3500年前就死了，但她不太可能失去其现实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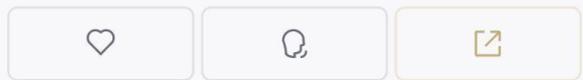
[1]在男性吟游诗人之间口口相传的希腊神话中，人类的形成有四个阶段。第一批人类是大地女神盖亚的孩子，盖亚同时赋予了神灵和人类生命。这批最先出生的人生活在一个和平繁荣的黄金时代，因而被称为人类的黄金种族。接下来是白银种族，一个不知奥林匹斯山众神为何物的极端母姓社会，他们的生活悲惨可怜。这个麻烦的族群被青铜种族所代替，这个过程的第一

告诉我们各种程度的真相的人。有了这样一个文字记载的开端，随着时间的流逝，海伦的传记注定将变得和现代偶像的传记一样畅销——一种由头条新闻、强烈的视觉图像和平凡生活组成的令人兴奋的混合物。她一直是，而且将永远是票房大卖的保证。她可能3500年前就死了，但她不太可能失去其现实意义。

[1]在男性吟游诗人之间口口相传的希腊神话中，人类的形成有四个阶段。第一批人类是大地女神盖亚的孩子，盖亚同时赋予了神灵和人类生命。这批最先出生的人生活在一个和平繁荣的黄金时代，因而被称为人类的黄金种族。接下来是白银种族，一个不知奥林匹斯山众神为何物的极端母姓社会，他们的生活悲惨可怜。这个麻烦的族群被青铜种族所代替，这个过程的第一

阶段是一些相信神灵却非常好战的可怜人，第二阶段是那些相信神灵，参加过特洛伊战争，后来（满足了必要的条件之后）又在极乐世界永远生活的灵魂高贵的英雄们。古风 and 古典时代的希腊居住着黑铁种族，他们不公、残忍，而又频频发生动乱。海伦在青铜种族和白银种族之间起着纽带的作用。每个阶段的结束，都是既暴烈又突然。目前的科学研究观察到青铜时代许多树木都长得很缓慢，这说明这是一个宇宙活动过多的时期。一些科学家认为，公元前2807年左右一颗彗星撞击地球，造成了全球性的灾难——这颗彗星的冲击力据估计在 10^5 到 10^6 百万吨之间。关于岩人(rock-men)和巨大深渊、洪水和神圣毁灭的故事，可能是对公元前2350年左右发生的气候严重变化的可怕描述，当时，好几个青铜时代的文明都消失了。这些故事也可能是对公

元前1800年爱琴海地区发生的一次严重沙尘暴事件的模糊记忆——频繁的火山活动所造成的尘埃云。关于彗星的影响，请参考Masse(1998), 53; 关于气候变化和沙尘暴事件，请参考Verschur(1998), 51。荷马似乎记录了地震和宇宙运动（这里出场的是一颗陨石）出现在特洛伊的战场上。“一声响雷！宙斯放出一道可怕的闪电/炽热的白光射向狄俄墨得斯队伍的马蹄/随着一道耀眼的烟雾，闪电劈开了大地——/熔化的硫磺炸向天空/受惊的骏马，畏缩地躲在战车后——华丽的缰绳从涅斯托耳的手中滑脱。”Iliad 8.152-7 [LCL 8.133-7]。



已读到 89% · 时长 10 小时 55 分钟 · 留下 45 条笔记 >

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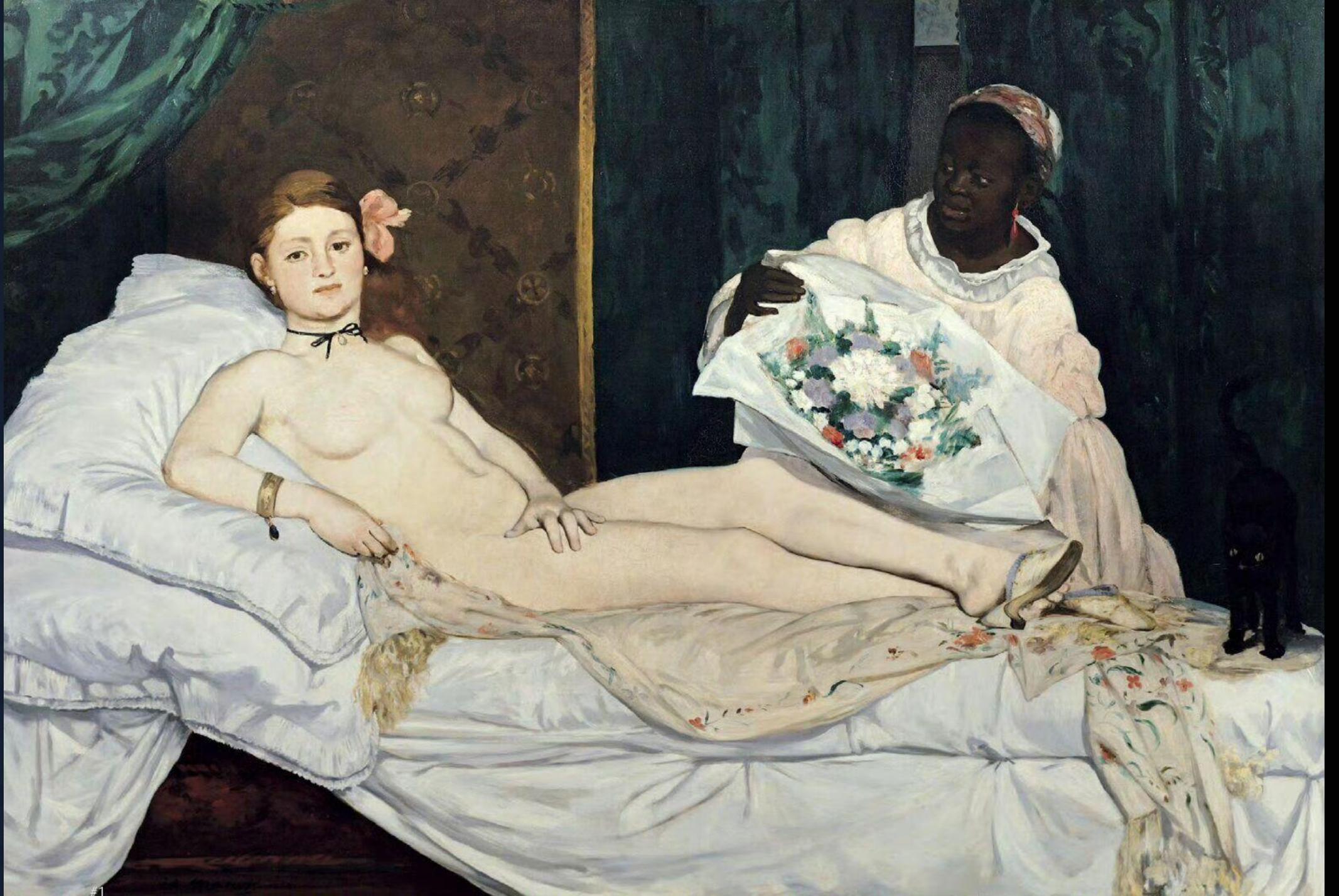
海伦与其他女性

我们要永远看见一个复杂的目光场域

像海伦一样的女性







蛇蝎美人

Femme Fatale
Black Women
Fatal Women

历史上，邪恶而又迷人的女性形象几乎和文学一起诞生，并且逐渐形成比较固定的叙事模式。尽管她以不同的名字和身份出现，但关于她的故事、形象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却从未停歇。

基督教《旧约》中所描述的第一个女人——夏娃(Eve)即与蛇蝎美人形象有所关联；而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维纳斯(Venus)、斯芬克斯(Sphinx)、美杜莎(Medusa)、潘多拉(Pandora)等也都可算得上蛇蝎美人们的基因源头。而后西方文化中陆续出现了很多类似的倾国倾城、祸国殃民甚至臭名昭著、但也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形象，如海伦(Helen)、克里奥佩特拉(Cleopatra)、麦克白夫人(Lady MacBeth)、莎乐美(Salome)等。她们有的真实存在过，有的纯属虚构。她们要么巧舌如簧、擅于编谎，要么有意无意地滋生事端、搅乱平静，甚至造成男性的堕落或死亡——因此一定程度上，她们也可以被看作黑色电影中蛇蝎美人的早期形态。

在荣格看来，集体无意识在人类艺术创作和审美活动中表现为集体对于“原型”的储存——“原型”像基因一般印刻在人类血脉之中。作为人类最早的神话崇拜，“大母神”原型时常于文艺创作中以多样的面貌渐隐渐显。作为“意象”和“图式”，**原型女性 (the Arche type of Feminine)**“大母神”并不是纯善的，她包含着“善良的”“恐怖的”“既善又恶”的三副面孔，是“女神”“女妖”以及“女神和女妖”的复合。这些元素扭结为一体，彼此之间既对立又统一。因此，“大母神”这一形象中“创造性”与“毁灭性”兼备，“呵护”与“惩戒”并存，而关于她的负面色彩在很多神话和传说中有具体表述。由于原型的神话思维常常作用于艺术创作，因此自文学出现之初便出现的“邪恶母神”在人类的文化艺术历史长河中一次又一次地“回归”——妖妇们在 19 世纪末的欧洲文艺创作中大量涌现，并被冠以“Femme Fatal”的称谓，之后又伴随着黑色电影、新黑色电影的发展大量出现。黑色电影中各色贪婪神秘的都会女郎之“恶”是对于“大母神”之“恐怖”的继承。经典黑色电影《吉尔达》可以对此做出印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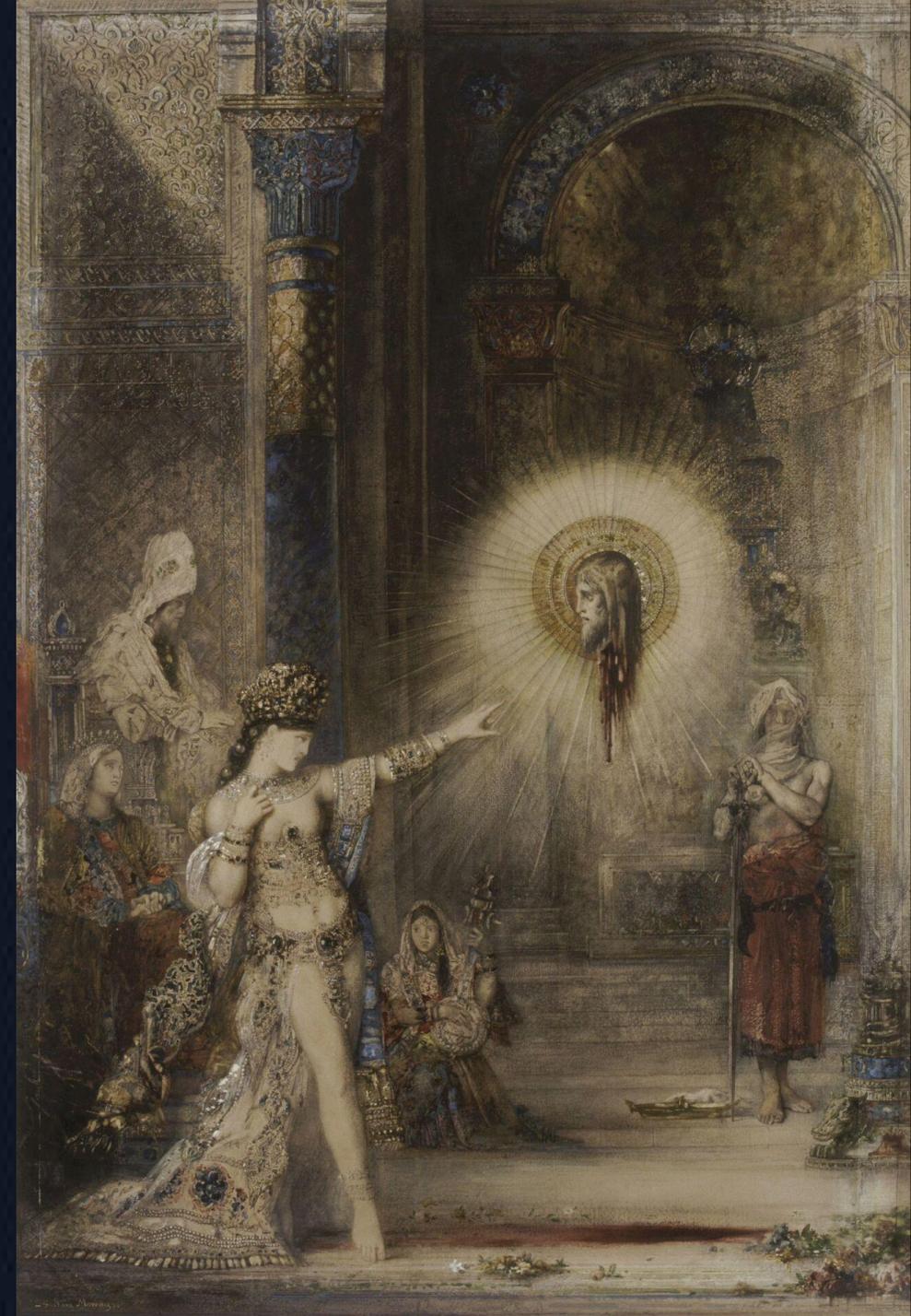


Illustration 4 Image of Greta Garbo in *Mata Hari* (19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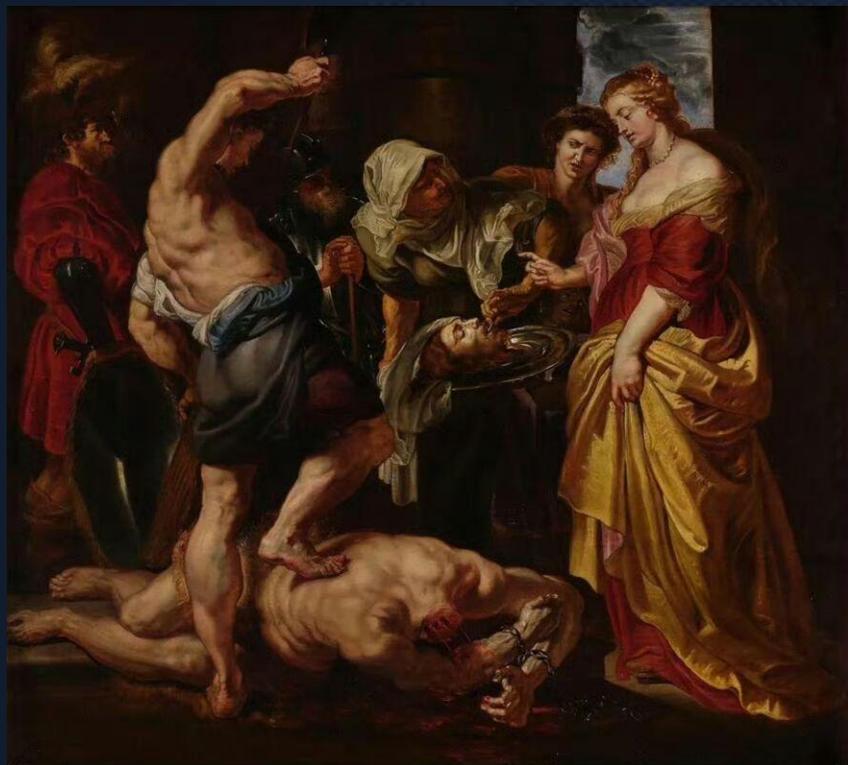
Credit: MGM / The Kobal Collection / Bull, Clarence Sinclair.

古斯塔夫·莫罗(Gustave Moreau), 法国象征主义画派领袖, 他的徒弟马蒂斯更为众人所知。莫罗的图像世界充满了神秘主义与浪漫主义, 他擅长用珠宝式的笔触, 创作出丰饶妖冶的超自然画面。邪魅的《显灵》(或《莎乐美之舞》)是他在1876年创作的油画, 讲的是爱而不得、因爱生恨的病态爱情故事。莫罗画中的故事依然根据圣经中的记载衍生而来: 莎乐美的母亲再嫁丈夫的堂兄希律, 被施洗约翰指责违背伦理纲常。在希律生日之时, 少女莎乐美为希律王献上七纱舞。欣喜的希律王起誓将答应这位少女的任何要求, 在母亲的唆使下, 莎乐美请求希律王将圣约翰的首级放在盘子里送给她。

在莫罗笔下, 圣约翰的头颅漂浮在空中, 淌着血, 散发着圣光; 莎乐美珠光满身, 性感而危险。美与死亡纠缠在一起。这位阴鸷少女拥有自我意识, 不再是一个捧着盘子的杀人工具, 她直指圣约翰, 抬起手臂、赤裸裸地。这样的画面来源于该时期一个重要的社会“发明”: 新女性。其力量在19世纪上叶以妇女运动的形式席卷欧美大陆。与之同时发生的, 还有身体解放: 形体、现代衣着、性魅力……摒弃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束缚。这种全新的差异性形象, 否定了压抑性欲的教会制度与基督教传统, 挑战了过去男性主导的菲勒斯秩序。象征主义反正常, 热爱原始性, 一种被称为Femme Fatale的蛇蝎美人形象在艺术创作中冉冉升起。莫罗也同样挚爱莎乐美这种致命女人, 邪谰, 欲望四溢, 弥漫着危险的气息。她要求砍下圣经中代表权威的先知, 男性与女性的地位在这张图像中被倒置了。



在卡拉瓦乔的《莎乐美与施洗约翰的首级》中，构图布局凸显着戏剧冲突，配合以强烈的明暗对比，虽然渲染出十分阴暗、恐怖的气氛，但画中的莎乐美不敢直视约翰的头颅。而在鲁本斯的《施洗约翰殉难》中她则直视着位于画面中心的约翰的头颅，表情很是冷漠，她的脚下就横陈着约翰的尸体。



红与黑

夜里，他一个人待在房里守着他朋友的尸体，使他大吃一惊的是，他看见玛蒂德走了进来。几个钟头以前，他不是把她送到贝藏松几十里外去了吗？！她的眼睛失神，目光迷惘。“我要看看他。”她对富凯说。

富凯没有勇气说话，也没有站起来。他指着地板上一件蓝披风；下面盖着于连的遗体。她跪下来。回忆博尼法斯·德·拉莫尔和玛格丽特·德·纳瓦拉女王的往事，无疑给了她超人的勇气。她发抖的双手揭开了披风。富凯转过脸去。他听见玛蒂德急促地在房里走动。她点着了几根蜡烛。等到富凯鼓起勇气来看她时，她已经把于连的头放在她面前的一张大理石小桌上，正在吻他的前额……玛蒂德把她的情人一直送到他自选的墓地。

许多教士送葬，没人知道她一个人坐在蒙了黑纱的马车里，膝盖上放着她难舍难分的人头。这样到了朱拉山的一座高峰之后，半夜里小山洞中点起了数不清的蜡烛，烛火辉煌，二十个教士做着安灵的弥撒。沿路的村民从没见过这样奇怪的仪式，眼花缭乱，也跟送葬队伍上山来了。

玛蒂德穿了长长的丧服，站在大家当中，仪式完后，散发了好几千五法郎的给了她超人的勇气。她发抖的双手揭开了披风。富凯转过脸去。他听见玛蒂德急促地在房里走动。她点着了几根蜡烛。等到富凯鼓起勇气来看她时，她已经把于连的头放在她面前的一张大理石小桌上，正在吻他的前额……玛蒂德把她的情人一直送到他自选的墓地。

ART DECO





Fatale本意“致命”。

Tamara de Lempicka (1898-1980)算得是一位Femme Fatale。二十年代的装饰艺术 (Art Deco)颇为阳刚,几何、对称,利落、简洁。Art Deco肖像画中, Lempicka必须拥有姓名。出生于家境殷实的犹太裔家庭,波兰犹太人优秀的血统,造就了她出众的美貌。一战中, Lempicka的丈夫被秘密警察关押。随后夫妻二人辗转欧洲,最后留在巴黎避难。Lempicka开始变卖首饰,以此维持夜夜笙歌。这时候Lempicka虽然开始卖画、虽然开始渐渐出名获奖,但她在画上的签名却是Lempitzki,她名字的阳性写法。这个叫Lempitzki的男画家,以他立体主义的构图、文艺复兴式的女体描绘技法,结合了当时最流行的超现实主义表达,很快迎合了当下流行市场。随后画商们逐渐发现,这位老兄的女体实在是太值得剁手了:丰腴柔润,充满了巴洛克时期的纯朴与“肉气”,兼具流行市场中一画难求的立体主义技法,表现手段在超现实与古典之间摇摆不定,分外迷人。离婚后, Lempicka在巴黎的日子也并不好过。1928年, Kuffner男爵委托女画家为自己的情人、舞者Nanade Herrera画一幅肖像。当事人看到这幅肖像后怒发冲冠。但Lempicka却与男爵结缘,取代了Herrera的位置。男爵夫人去世后,她变成了男爵夫人。随着男爵搬去了美国。鲜衣怒马、华服锦食了大半辈子,在美国的Lempicka一直以嘉宝一样的姿态示人。男爵去世后,一直在描绘“没有感情的致命女人”的浮夸女画家,又沉寂了一段时间。Lempicka的人生,仿佛置身于一所堂皇华丽的剧院。就是这种出场,让后来的好莱坞,对她的作品趋之若鹜。她的忠实拥趸者、魔性cosplay玩家,就是麦当娜。这么多年过去了, Lempicka作为八卦中心人物,一直比画家身份来得更劲爆。





其他女性看海伦

海伦的“旧丈夫”墨涅拉俄斯来到她面前，威胁海伦说要将她带回希腊，并处决示众。海伦哭着求他放自己一条生路，面对妻子的哭诉和辩解，墨涅拉俄斯开始动摇。

然而，王后赫卡柏在一旁“煽风点火”，不停怂恿墨涅拉俄斯严厉处决海伦，并狠狠地贬低和唾弃海伦，认为她是一切灾祸的根源。

赫卡柏：是我的儿子生得太漂亮了，你一看见他心里便产生了爱。你看见他穿一身东方的服装，金光闪闪，心就迷乱了。你在阿尔戈斯生活简朴，希望离开斯巴达，到这遍地黄金的弗律基亚的城市来，用奢侈浪费淹没它；墨涅拉俄斯的家财不够你这么奢靡挥霍，（来特洛伊后）谁见过你用绳上吊或用刀自杀，像一个忠贞的妻子在思念她的前夫时做的那样？你好趾高气扬。此外，到现在你还这么穿金戴银地出来，和你的丈夫出现在同一片蓝天下，啊，一个无耻的女人！这时候你应该穿上破衣烂衫，怕得发抖，剪了头发走出来，如果为了过去的过错，你还懂得节制，不这么厚颜无耻的话。墨涅拉俄斯，请听我这篇话的结论：为了希腊的光荣，杀了她，这是她罪有应得：你再给别的女人订一条法律：“背夫者杀。”

——欧里庇得斯《特洛伊妇女》



在欧里庇得斯的《俄瑞斯忒斯》中，厄勒克特拉曾指责海伦。但在该剧中，厄勒克特拉认为海伦是引发特洛伊战争的罪魁祸首，这场战争给无数人带来了灾难和痛苦。她觉得海伦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因为她的私奔导致了两个国家之间的长期战争和大量人员的伤亡。





还有一种蛇蝎美人类型：

厄勒克特拉
Electra

《厄勒克特拉》是一部捷克短片，由达里亚·卡什切娃 (Daria Kashcheeva) 执导，于 2023 年上映。这部电影融合了真人表演和动画，重新审视了她在 2019 年的电影《女儿》中首次探讨的父女关系主题，描绘了一个女人回忆与父亲紧张而疏远的关系的经历。

阿伽门依征战十年得胜回家的那一刻，等待他的是妻子与其情人的毒箭。阿伽门依被妻子杀死后，厄勒克特拉派人去叫来奥瑞斯特斯，向他哭诉父王被母亲害死的惨状，诉说她母亲的仇恨，并发誓要去为父王报仇。奥瑞斯特斯和女儿厄勒克特拉一番密谋，便对自己的亲生母亲下了毒手。奥瑞斯特斯一直是相当狠厉的角色，曾经杀死过小海伦的他，面对母亲和母亲的情人毫不手软。奥瑞斯特斯杀死埃吉斯托斯之后，将仇恨的、滴血的宝剑指向了自己的母亲，克吕泰涅斯特拉望着身边已经惨死的情人，看着儿子含血的目光，不禁泪如雨下，“孩子，怜悯你的母亲吧！你的父王曾杀死我的丈夫，你的父王曾杀死你的姐姐，你也曾亲手杀死我的女儿，难道你还要亲手杀死我吗？我是你的母亲！我的生命已经充满苦难！你为何不怜悯我的苦难！难道杀死自己的母亲，你的心里便会轻松吗？！”

冷血的奥瑞斯特斯面对母亲的哭喊和泪水，恍然有些犹疑。紧跟在身边的厄勒克特拉却冷冰冰地说，“杀死她！她不是我们的母亲，她是杀死父王的凶手！”奥瑞斯特斯在姐姐的催促下，终于一剑封喉。



《厄勒克特拉在阿伽门农之墓》1869

很多人都比较熟悉俄狄浦斯情结，弗洛伊德提取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故事，来阐释心理分析中的恋母情结。而以阿伽门农的女儿厄勒克特拉所命名的厄勒克特拉情结，则是指恋父情结。阿伽门农共有三个孩子，长女伊菲革涅亚、次女厄勒克特拉和儿子奥瑞斯忒斯。

阿伽门农娶了斯巴达克吕泰涅斯特拉为妻，墨涅拉奥斯则与世间第一美人海伦结为夫妇。由于不和女神的一个金苹果，导致海伦沦陷在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的温柔情爱中，背叛丈夫跑到了特洛伊。墨涅拉奥斯找到哥哥阿伽门农请求帮助，兄弟两个便集结了希腊的军队，要去攻打特洛伊。但是就在阿伽门农集结好所有战船要出发之际，月亮女神阿尔忒弥斯因报复阿伽门农射杀过她钟爱的梅花鹿而拒绝在海上起风送战船出海。阿伽门农为了保证军队正常出海，只好按照月亮女神的意愿将其大女儿伊菲革涅亚献祭。虽然月亮女神在关键时刻用一只鹿代替了伊菲革涅亚，但是毕竟伊菲革涅亚也的确消失在祭坛，无人知道她的踪影。

阿伽门农顺利出征，但是他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却愤怒到无法忍受。阿伽门农当时就是杀死了克吕泰涅斯特拉的丈夫强娶她为妻，如今又牺牲了她挚爱的女儿。于是，她出轨阿伽门农的堂弟埃吉斯托斯，并让埃吉斯托斯登了王位。看到母亲不忠的行为，厄勒克特拉和奥瑞斯忒斯感到无比愤怒，更令他们无法忍受的是，母亲很快与情人生下了一个美丽的女儿，并取名为海伦。终于，有一天奥瑞斯忒斯没有克制住心中的愤怒，残酷地杀死了幼小的海伦。这时的奥瑞斯忒斯只有12岁。



阿伽门依征战十年得胜回家的那一刻，等待他的是妻子与其情人的毒箭。阿伽门依被妻子杀死后，厄勒克特拉派人去叫来奥瑞斯忒斯，向他哭诉父王被母亲害死的惨状，诉说她母亲的仇恨，并发誓要去为父王报仇。奥瑞斯忒斯和女儿厄勒克特拉一番密谋，便对自己的亲生母亲下了毒手。奥瑞斯忒斯一直是相当狠厉的角色，曾经杀死过小海伦的他，面对母亲和母亲的情人毫不手软。奥瑞斯忒斯杀死埃吉斯托斯之后，将仇恨的、滴血的宝剑指向了自己的母亲，克吕泰涅斯特拉望着身边已经惨死的情人，看着儿子含血的目光，不禁泪如雨下，“孩子，怜悯你的母亲吧！你的父王曾杀死我的丈夫，你的父王曾杀死你的姐姐，你也曾亲手杀死我的女儿，难道你还要亲手杀死我吗？我是你的母亲！我的生命已经充满苦难！你为何不怜悯我的苦难！难道杀死自己的母亲，你的心里便会轻松吗？！”

冷血的奥瑞斯忒斯面对母亲的哭喊和泪水，恍然有些犹疑。紧跟在身边的厄勒克特拉却冷冰冰地说，“杀死她！她不是我们的母亲，她是杀死父王的凶手！”奥瑞斯忒斯在姐姐的催促下，终于一剑封喉。



厄勒克特拉和奥瑞斯忒斯杀死埃吉斯托斯

还有另一种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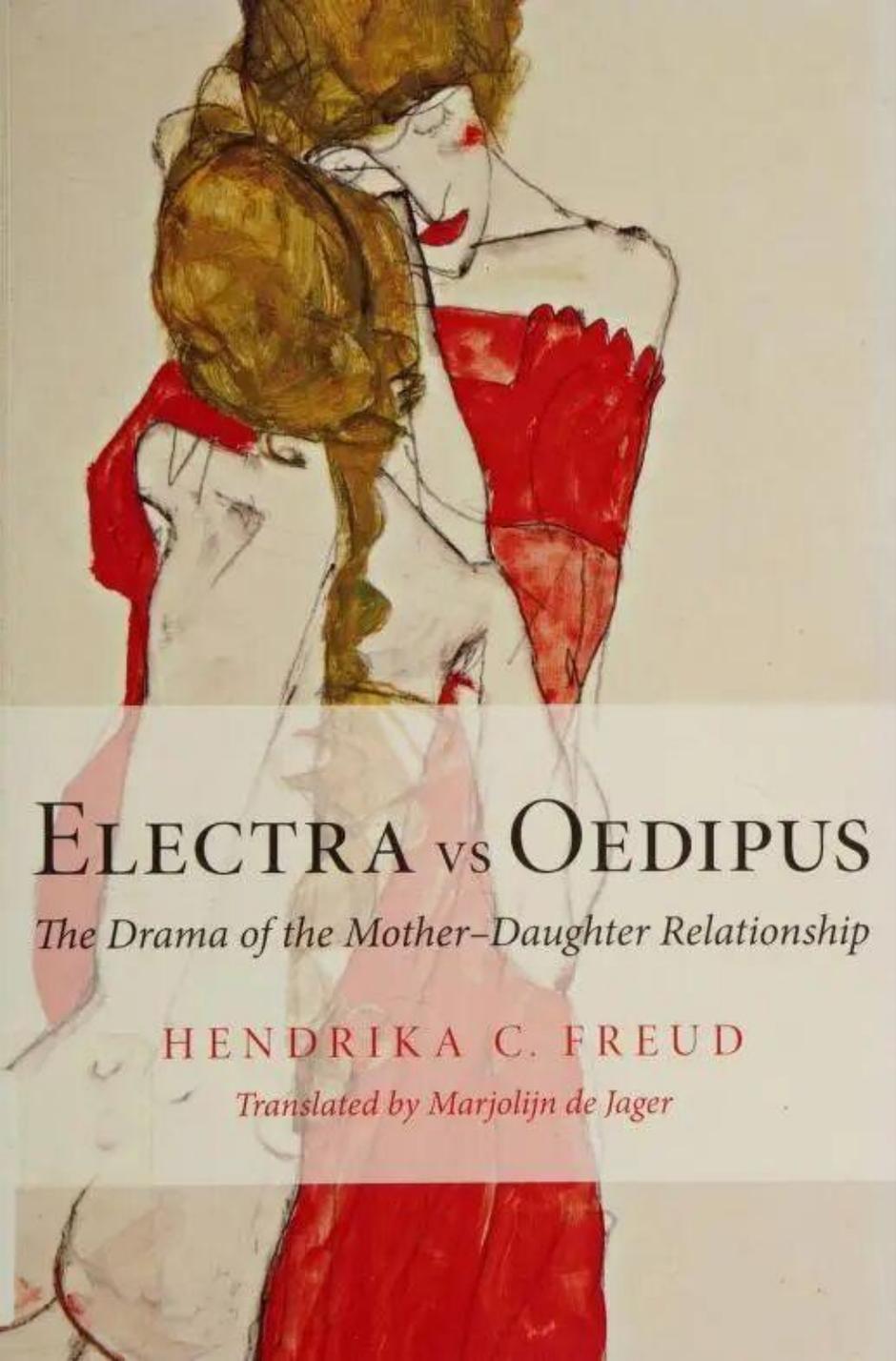
在厄勒克特拉的神话中，也呈现出当母亲爱上了情人、忽略和囚禁了女儿时，女儿内心深深的失落，及被背叛的绝望感。

竞争：女儿将会从“母女”的共生体中分离出来，成为母亲的竞争者，共同竞争父亲的爱。厄勒克特拉杀死母亲，为父亲报仇，也是在争取来自父亲的——虽然已经死去——的爱：我是父亲最爱的女人，最有权利为其复仇的人。

认同：女儿一方面与母亲竞争，另一方面将会认同母亲，成为“像母亲一样的女人”，而这一点与男性与父亲的认同是类似的。而厄勒克特拉在婚姻中保持着处女之身，似乎一方面象征着她对父亲的忠诚，另一方面也象征着对母亲作为女性的无法认同。因此不难看出，母女关系比父子关系包含了更多的冲突，以及“分离与共生”的主题，也会让女性的道路更增加挑战。



德国考古学家和特洛伊海因里希·施利曼将这个面具命名为阿伽门农面具，但现在已知它的年代早于阿伽门农的死亡。



有一位和弗洛伊德同姓氏的荷兰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师伊基·弗洛伊德，她曾写过一本《厄勒克特拉vs俄狄浦斯》，该书深入探索了母女间的内在情结和常常动荡不安的关系。与弗洛伊德坚信父亲才是核心人物不同，本书提出另一观点：事实上，女性受母亲的影响要深远得多。

厄勒克特拉将自己的感情分成了两个极端：她有多仇恨母亲，就有多热爱父亲。当父亲不在的时候，她强烈地认同了理想中的父亲。

厄勒克特拉不喜欢自己的女性角色，并且断然拒绝各种有关性的想法。她不想结婚，但是如果不得不结婚，她当然也不想要孩子。她的这种表演型人格引发了身体里每个关节的仇恨，最终成了“问题女性”的原型。

——伊基·弗洛伊德《厄勒克特拉vs俄狄浦斯》第一章

将《厄勒克特拉》当中的两位反叛女性并置在一起来审视。王后克吕泰墨涅斯特拉和女儿厄勒克特拉之间，存在相似的内核：她们深谙女性的反叛力量在男权世界中的有限性，因此必须通过与男性的联合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也就是说，在母亲与女儿的对战之中，作为情夫的埃吉斯托斯和作为弟弟的**奥瑞斯托斯**两位男性，分别充当了反叛女性的武器，亦是傀儡。**奥瑞斯托斯**正是她计划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全部。

在这个意义上，这场复仇行动的深层意义已经超出了家族伦理，而直指父权制序：也即，王后伙同情夫弑夫不只是婚姻的背叛，而是女性的反叛，造成这个家庭“阴盛阳衰”；而厄勒克特拉等人弑母，也不仅是报复私仇，内在的源动力在于匡正父权秩序。

前4世纪的
古希腊瓶画
，中间坐者
为厄勒克特
拉。



最令我心动的Femme Fatale形象来自于《奥兰多》。本质上，Femme Fatale即混沌的斯芬克斯。“如果我们认为蛇蝎美人们的致命诱惑力仅仅源于这些‘女性气质’的营造，那这个结论便有些片面了——事实上，当我们分析自20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开始流行的黑色电影，便会发现这类女性形象的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是含混并存的——经典的黑色电影中有相当数量的蛇蝎美人形象偏向骨感，在她们的造型策略中也逐渐减少了对曲线和柔软、自然形态元素的使用，因此很多典型的蛇蝎美人恰恰对‘传统女性气质’产生了偏离。她的“瘦身”只是表象之一，我们可以由此进一步探究这一形象视觉表达的演化过程——在现代主义到来的时刻，从画布到幕布，这一形象也经历了属于她的‘现代化’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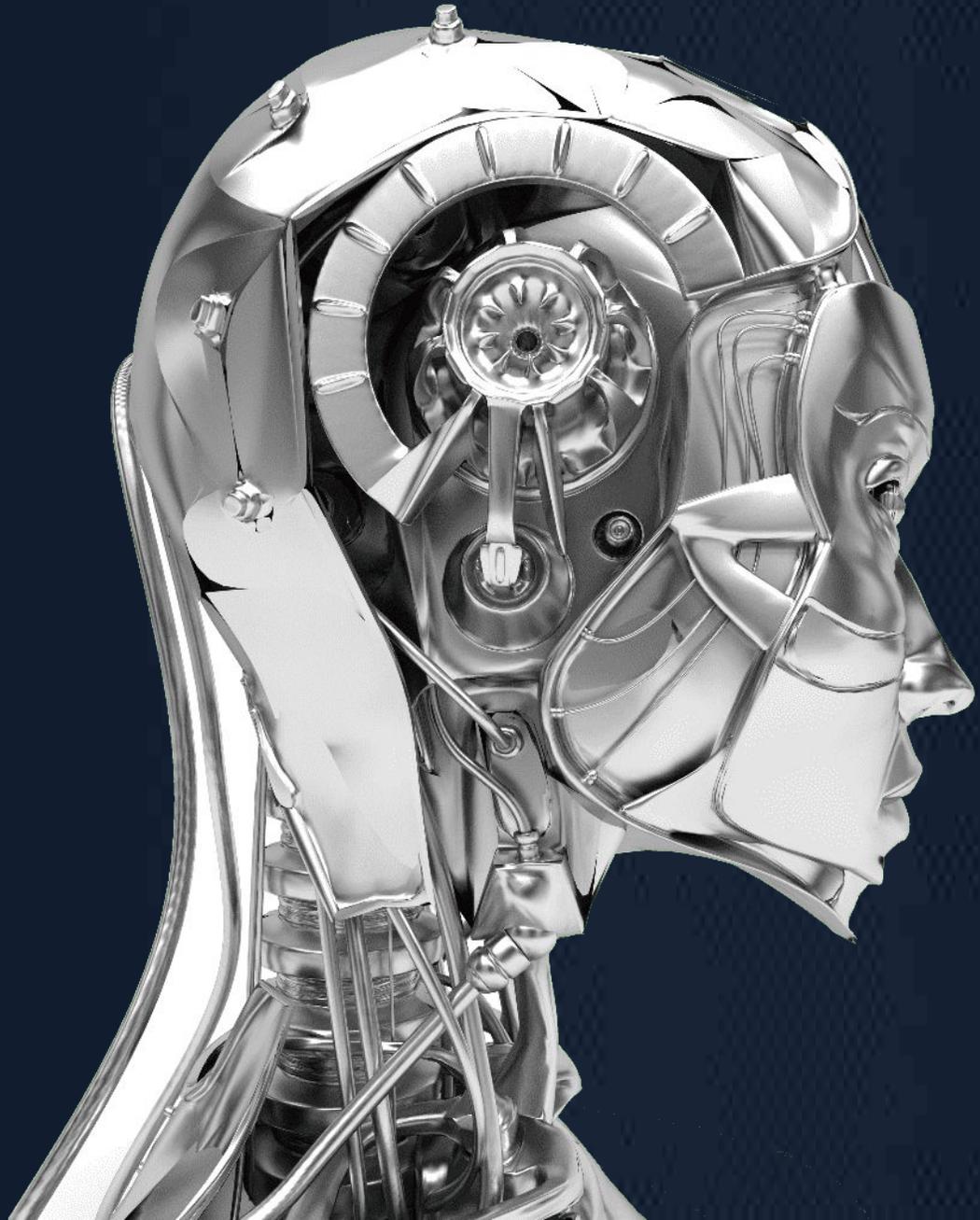


对蛇蝎美人的厌恶也源自对“大母神”的厌恶与恐惧情绪，斯芬克斯原型一直在流变，从蛇蝎美人到少数族裔与性少数群体，本质都是现当代对斯芬克斯的新呈现。我又想起了《怪奇物语》里的11。她也是一个“妖孽”，一个出自大母神体系的现代斯芬克斯。



最后引用戴锦华关于“性/政治”的一段描述：“

“性”与“身体”始终是一个隐形却硕大的社会寓言性主题，某种社会变化及演进的动力学因素，构成新的“人”、“人性”想象中的坚硬内核。因此性携带着超越了身体、欲望的先设，而成为社会文化中缺席的在场。于此同时，“性”也是某种多少怪诞的社会共识中的激进/禁忌的所在。笔者将其名之为“性/政治”，并非女性主义视域间的性/政治，而是社会整体结构不断颠覆重组间的性/政治。甚至，性/政治的主题的每度凸显，都意味着一个社会转折时代的到来，意味一次社会文化、价值的破裂与重组。



THANKS